

令人目不暇接的细节·揭秘鲜为人知的往事

生死大行军

细说红军长征过贵州

黎明轩 著



1251
239

生死大行军

黎明轩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死大行军/黎明轩 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7

ISBN 7—5059—5508—0

I. 生… II. 黎… III. 历史纪实长篇小说—中国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3591 号

书 名:生死大行军
作 者:黎明轩
出 版: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王冬生
责任印刷:李寒江
印 刷:北京兴通诚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
字 数:220 千字
版 次:200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59—5508—0
定 价:26.00 元

目 录

第一集 何去何从	1
长征路上，王稼祥、毛泽东的担架同行，王稼祥觉得毛泽东不仅有安邦治国的报负，而且还有经天纬地之才。在王稼祥和周恩来的支持下，毛泽东长征途中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	
第二集 黎平会议	13
转兵贵州红军从此有救，李德说你们都上了毛泽东的当！	
第三集 寒冬腊月过苗乡	23
在剑河中都村给苗族老奶奶赠衣时，毛泽东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革东镇，猪食盆里现银元，苗家都说红军好！	
第四集 台江往事	33
到了贵州见穿半截草鞋的苗族，那就是从我们江西去的老乡，一定要像对待家里人一样才行。	
第五集 攻克镇远	45
毛泽东边吃蕨粑边对王稼祥说，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人民群众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	

第六集 桂林对话 55

在黄平的一片桂林中，张闻天和王稼祥认为把红军交给不识中国实情的外国人指挥很荒唐，应该请毛泽东出来领导，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比我们强.....

第七集 夜渡清水江 65

红六军团孤军入黔，军团长肖克在旧州意外得到一张一平方米大小的法文版贵州地图，传教士勃沙特在烛光下把它全标上中文，将军和传教士一夜未眠。

第八集 血战甘溪 78

枪如林，弹如雨，血溅肉飞。一生打了许多大仗、胜仗的百战将军肖克说，军委不让我们过乌江是一个失着，过了乌江可以避免甘溪一役.....

第九集 100 红军跳崖之谜 92

跳崖幸存者陈世荣说，因牛山战役之后，田海清的第五十二团没了，但掩护了红军主力突围，功不可没。

第十集 龙云师长之死 104

在岑巩县龙颈坳受伤被俘，先后在镇远、贵阳关押，最后在湖南长沙就义。

第十一集 猴场会议 117

会议开了两年，从组织上限制了李德、博古的最高指挥权，排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一个人说了算，恢复了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为遵义会议打好基础。

第十二集 突破乌江天险 132

渡江十分顺利，猪场桐梓坡第一个农会和游击队夭折.....

第十三集	智取遵义	147
	红军智取遵义，蒋介石说 25 军副军长侯之担不抵抗临阵脱逃，叫刘湘把前来四川撤兵的他立即扣押。李德、博古反悔不支持开遵义会议，周恩来说为了党和红军的命运，我意开比不开好！	
第十四集	遵义会议	161
	虽然王稼祥向毛泽东投了关键的一票，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军事上没有立即获得最高指挥权，政治上也不是党中央的一把手。	
第十五集	兵败青杠坡一渡赤水	174
	毛泽东说土城青杠坡战役是个败仗，还说陈赓行，可以当军长。与 7 个川军在永安寺拼刺刀的红军战士张震，建国后成了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	
第十六集	娄山关大捷	188
	二渡赤水攻打娄山关，彭德怀忠心赤胆，二进遵义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	
第十七集	声东击西	203
	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在苟坝正式组成三人军事小组，三渡、四渡赤水甩掉敌人几十万大军追击，蒋介石惊慌失措。贺子珍在盘县保护伤员身负重伤，毛泽东含泪把妻子抬走。	
第十八集	木黄会师	217
	收编神兵，湘川黔边境二、六军团会师，贺龙、肖克相互支持，并肩战斗开创新局。	

第十九集	梵净山悲歌	233
	还乡团卷土重来，黔东军民血染梵净山，独立师师长王光泽巫家坡落难。	
第二十集	乌蒙磅礴走泥丸	251
	从鸭池河到黔、大、毕，转战乌蒙山区，夏曦溺水牺牲，6旬老人周素园不愿跟专员走，愿随红军行……他说：当官不是本事，而是机遇，还说他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	
第二十一集	昔日将军今何在	267
	当年一振臂万众云集的大将军、共和国元帅彭德怀、贺龙，虽然临终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但后人却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	
后记		284

第一集 何去何从

这是一支衣衫破旧、装备落后的红军队伍。没有口令，没有歌声，显得疲惫不堪，不无惆怅。

他们刚刚在广西兴安吃了败仗，八万六千多红军一仗下来锐减到三万多人，可谓损失惨重，差点全军覆没。

他们迈着沉重的步伐，从早到晚，走呀走呀，是走向生存还是走向死亡，大家心中无数，谁也说不清楚。

也许是水土不服，也许是吃了败仗心情原因，掌握红军命运的李德，犯了疟疾病，几天来一直不见好。他迷迷糊糊地躺在担架上，指挥着中央红军在湘、桂、黔三省边界地区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冒着毛风细雨向不知所终的山路走去。

李德是谁？他是共产国际从苏联派往中国苏区的军事顾问，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材生，遇事照搬书本，打仗习惯于依赖地图作业。别看

长征初期的“三人团”

(左起) 李德、博古、周恩来

他名义上是顾问，实际他对中国红军长征的军事战略转移事必躬亲，无所不问，因为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博古(秦邦宪)百分之百地相信他、支持他。虽然组织、领导红军长征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负责，其“三人团”的分工是李德管军事、博

古管政治、周恩来管监督军事计划的执行，实际上具体操作由李德一个人说了算，因为博古不懂军事，周恩来置身于一个参谋长的角色，李德怎么说就怎么定，甚至连中央红军转移（长征）这样的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政治也不曾开会研究，难怪人称他是红军长征初期中共的太上皇。

红军为什么要长征？不长征行不行？其原因很简单，因为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彻底失败了，三十六计只有走为上计，不长征肯定不行。但长征往哪儿走？“三人团”开始心中无数，只想摆脱蒋介石 50 万大军的包围，寻求到无重兵铁壁合围的外线作战，违心地回到李德、博古曾经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上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游击战和运动战好，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一行之有效的武装斗争思想，是毛泽东自领导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和建立苏区长期搞武装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用现在的话讲，游击战和运动战是毛泽东的专利。由于 1932 年 10 月中央“宁都会议”毛泽东无辜被解除兵权，“三人团”自然不会再听毛泽东那一套，这符合常理，不奇怪。

中国有句老话叫：听人劝得一半。重大的军事行动问题不开会、不研究，不从实际情况出发，听不得不同建议，打仗不败才怪。血染湘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中国，河流的走向一般是东西走向，由西往东流。但唯独流经广西、湖南的那条湘江有偶，偏偏由南往北流，注入洞庭湖，这就是后来毛泽东在诗词中提到的“湘江北去”。当时拥有 8 万之众的中央红军来到湘江东岸时，国民党军在湘江沿岸已经投入 26 个师计 30 万兵力，外加几十架飞机。蒋介石仗势其兵力数量和装备精良的绝对优势，企图让中央红军在地球上消失。此时此刻，红军要过湘江肯定是过不去，因为敌人太强，红军太弱。弱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看一下红军当时的装备就知道。据史料记载，中央红军从江西长征出发时，总人数为 86859 人，有长

枪 9153 支、短枪 3141 支、自动枪 28 支、手提式机关枪 271 支、轻机枪 294 支、重机枪 357 支、山炮、迫击炮 38 门，持有枪炮者 35703 人，占总人数的 41.7%，非持枪炮者如机关工作人员、后勤人员、杂务人员、伤病员、挑夫、马夫及装备大刀、长矛的大多数新兵为 51156 人，占总人数的 58.3%。从上面的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红军大队人马持枪炮者仅占总人数的五分之二多一点，还不到一半，其概念是红军五分之三的人没有枪，没有枪怎么打仗？还有，因为红军系白手起家，穷，李德、博古命令红军要带上的坛坛罐罐太多，诸如简易的兵工厂、印刷厂、机床、老虎钳、医院照光机、手术台、桌子、板凳、床铺板，简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一次大搬家。这样一支装备落后、肩挑人抬各种家私的红军队伍，在李德、博古等人的率领下能从江西走到湖南就已经不错，怎么能与武装到牙齿的 30 万国民党政府军抗衡呢？敌人有的是飞机大炮，红军仅有的是血肉之躯，两军交战，真是“叫化子与龙王爷比珠宝”，红军必输无疑。针对这种情况，换在毛泽东，他肯定不会上当，他不会硬拼冲过湘江，他的战略决定了他会知己知彼，不会以卵击石，既然敌强我弱，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自量力拼命要吃大亏，不划算。

李德则不，他置敌人的步步为营、四平八稳的堡垒战术而不顾，硬下令红军冒着敌人的弹雨过江，朝敌人的枪眼里钻。大路朝天，各走各的，红军可以不过湘江嘛。李德指挥要过，导致了 5 万红军将士血染湘江，不值！

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再次佐证了李德、博古不会打仗，也佐证了毛泽东是不带枪的优秀指挥员。湘江战役打响之前，毛泽东系中华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战争年代此职形同虚设，不管用。毛泽东在军内虽然无职无权，但他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红军的创始人，所以心系红军，因为红军是共产党的本钱，无论如何也不可以花光。

红军长征初期，毛泽东一路沉默寡言，有话不知对谁说，“三人团”里边李德、博古不会听他的，偶尔向周恩来说说，实话实说当时的兵权不在周恩来手上。

这里要回头细说一下，中央红军撤离苏区西征到达湖南宁远地区之后，蒋介石把“围剿”变为“堵剿”，重点向西转移，这个时候如果中央能听从毛泽东的建议，红军不要过潇水，杀他一个回马枪，转兵重返中央革命根据地，可以给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也可以在湘桂赣边区与敌人周旋，打转转，不要打大仗，逐步夺取反“围剿”胜利。还可以在湘桂铁路两侧或湘中丘陵地带捕捉有利战机，诱敌决战，对敌人各个击破，叫你湘江防线的国民党军的大兵团无用武之地。可惜，这些话没有被李德、博古采纳，导致血染湘江不可避免，中央红军差点血本无归。

此时，李德一心想去湘西方面发展，因为那里有贺龙、肖克领导的红二、红六两个军团，虽然人马不足万人，兵不强马不壮，但那个地方人烟稀少，桑植、古丈、慈利、大庸、吉首一带山大林密，中央红军向湘西靠拢，发展湘西苏区，壮大红军队伍。可以立竿见影，成效显而易见。这就是当初李德构想的“大转移”，摸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并非是后来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另一条山路上，由马夫、担架、挑夫等组合的红军队伍，由于弯来弯去的山路高低不平，地势险要，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栈道随处可见，41岁的毛泽东和28岁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已经不坐担架了，两人边走边谈，有讲不完的话。

身体单薄的王稼祥问：“主席，上担架怎么样？”

“算了吧，这样坑坑洼洼的山路，让战士抬着咱们走，莫把人给甩下来哟！”身材修长瘦削的毛泽东说。

王稼祥：“看你越来越瘦，我是担心你走不动，主席！”

毛泽东：“我是苏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现在红军撤离了苏区，

我这个挂名主席名存实亡，从今以后，主席二字就免了好不好！叫润之。”

王稼祥：“可你还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嘛。”

毛泽东“莫谈称谓，赶快跟上吧，咱俩已经掉队了。”

王稼祥：“这个地方是哪儿？”

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还属于湖南地盘，再有 20 里地就是通道县城，从通道往北是湘西，往南是广西，往西是贵州。”

王稼祥：“你对地理很熟嘛！”

毛泽东：“我是湖南人，湖南人不熟悉湖南还算什么湖南人啰！”

王稼祥：“你不想回老家去看看？”

毛泽东：“想呀，怎么不想，你见湘军、桂军马不停蹄地在追打红军，我毛泽东是有家不能归，想回去也回不去哟，等革命胜利了，湖南我是一定要回来的。”

王稼祥：“润之，从现在起我就不叫你主席，改口叫你润之，润之，你觉得李德这个人怎么样？”

毛泽东：“李德这个人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曾加入苏联红军，因作战勇敢，先后当过红军骑兵团长、旅参谋长。回德国后他又参加过德国工人起义，多次被捕，多次越狱成功，他的机智、勇敢和胆略，他的战功和名气，在柏林和整个德国一度引起轰动，德国共产党把他送到苏联后，他惊人的过去得到斯大林的赏识，他应该算个能人吧，可惜他不了解中国国情，在红军中犯了瞎指挥的错误，给红军带来了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湘江一战让 5 万红军将士死不瞑目，永远不能安息，好可惜哟！”

王稼祥：“一个根本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外国人，居然来主宰整个红军的命运，就算不荒唐，至少也算不适合，我认为应该把李德轰下台去。”

毛泽东淡淡地说：“红军的惨败，博古难辞其咎，如果不是对他李德言听计从，把李德推到红军最高指挥官这一宝座，李德纵有三头六臂也左右不了中国红军，红军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王稼祥：“难道你就眼睁睁看着他把红军葬送掉？老兄你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吗？”

毛泽东：“稼祥老弟，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不是你我说改变就能改变的，我不是危言耸听，蒋介石在湘江战役已经占了红军的便宜，但他贪得无厌，不知足，还想把沅江当作第二条湘江，目前他又调集 20 万大军在沅江沿岸布防，如果现在剩下的 3 万中央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改变行军路线，非渡沅江北上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不可，无异是鸡蛋碰石头，准吃大亏不可。”

王稼祥震惊了，他拉着毛泽东的手急切地问：“润之，你说怎么办？换位思考，如果你是李德，你想怎么办？”

毛泽东：“如果我是李德，我决不会往蒋介石布好的口袋里钻，我要避实就虚，甩掉敌人，西进贵州，因为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地盘防御力量薄弱，他掌管的国民党黔军第 25 军仅 21 个团，多是“双枪”兵，不是红军对手，红军可以乘虚而入，不去与蒋介石拼消耗，让红军获得喘息之机，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人在，还愁红军不发展壮大，你说对不对？”

王稼祥听得津津有味：“你分析得很有道理，应该及时向中央反映，请求中央采纳你的建议，咱们要保住红军这片青山，让其枝繁叶茂，万古长青。”

毛泽东摆了摆头：“要中央采纳我的建议？难，太难！”

王稼祥自信地说：“不见得吧。”

长征前夕，宁都会议上被解除兵权的毛泽东在家养病，与在反围剿中受伤休养的王稼祥住过一段时间。两人彼此感情融洽，

就是在长征路上，两副担架白天同行，毛、王形影不离，晚上宿营又住在一起，谈多了，王稼祥了解到毛泽东不仅有安邦治国的雄心，而且有经天纬地之才，所以在遵义会议上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后人称毛、王政治结盟是“小担架，大舞台”，又说什么“担架上的中国”，外国人还说“担架上的阴谋”。不管人们怎么说，消除王稼祥的困惑和疑虑，长征途中那两副担架功不可没。

毛泽东生于1893年，湖南韶山人。秋收起义他率红军上井冈山后，利用游击战和运动战使苏区发展壮大。在红军长征初期，毛泽东在军内已经无职无权，长征的花名册上根本没有毛泽东的名字，这到底是因为什么？敌人不惜一切代价追剿的是“朱毛”（朱德、毛泽东），蒋介石重金悬赏缉拿的也是“朱毛”，这样一个在红军有影响的、举足轻重的人物毛泽东，怎么会被拉下呢？其原因要说复杂也复杂，因为毛泽东“不听话”，老给中央“唱反调”，说简单也简单，带兵打仗毛泽东有独道之处，无人比拟，李德与博古对毛泽东随军长征感到后怕。他一怕毛泽东吃老本，要老资格，难于驾驭，因为毛泽东是中央红军的创始人；二怕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施加影响，向中革军委发难；三怕毛泽东克己复礼，东山再起，夺回早已失去的红军指挥权；四怕毛泽东和周恩来搞在一起添乱。所以，李德、博古千方百计要把毛泽东留在江西苏区。

当时，中央红军是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生存才被迫离开苏区去长征，这说明走与留，无异是生与死，因为当时苏区已经没有红军主力，到处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且看瞿秋白、毛泽覃、贺昌、何叔衡、古柏等留下来的同志，他们不都是因为留下来被敌人杀害牺牲的吗？如果毛泽东留下来，不参加长征，毛泽东能否幸免于难很难说，如果毛泽东不参加长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命运和毛泽东自己的命运又如何呢？历史证

明，如果毛泽东不参加长征，红军的历史肯定又是另外一种写法。

关键时刻，中共中央“三人团”里边权力相对较小的周恩来说话了。他认为毛泽东随军长征利大于弊，其理由是毛泽东是红军的创始人，在红军中有威信，深受红军爱戴，能顾全大局，有高超的指挥才能，他虽然是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但中央红军一走苏区业已不复存在，徒有虚名的主席毫无实际意义，毛泽东随军长征不会碍事，只会有好处。博古转念一想也对，什么苏维埃政府主席？顾名思义有苏维埃政府才有主席，长征路上没有苏维埃政府，毛泽东这个主席已经不起作用。如果把毛泽东留在苏区，红军留守人员大多数是伤病员，与国民党军无法抗衡，除了转入地下斗争和上山打游击别无他途，其战略还是毛泽东那老一套：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驻我扰，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苏区中央分局书记项英不管从哪方面讲都不是毛泽东的对手，与其让毛泽东留在苏区东山再起，不如把毛泽东带走置于自己眼皮底下，必要时可以给他念几句“紧箍咒”。况且博古知道，毛泽东是个顾全中央红军命运这个大局的人，不会乱来，不会牺牲这个大局去制造领导危机。

毛泽东以什么身份随军长征他很清楚，如果不是周恩来撮合，博古最后不会把自己的名字补进长征的花名册，一个差点连长征资格都不具备的下台干部，想给当时的中央最高权力机关提建议，谁听他这个“编外人员”的？

王稼祥可不这样认为，他给毛泽东打气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李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家有目共睹，湘江惨败后洛甫、朱德、刘少奇、彭德怀、陈云、刘伯承、邓小平、林彪等人意见很大，周恩来是个明白人，为了挽救红军你润之只要敢出来讲话，以理服人，我相信会得到大家支持。”

毛泽东高兴地说：“那我试试看。”

在毛泽东的鼓动下，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洛甫（张闻天）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向周恩来提议，中央政治局部份同志和红军高级将领于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了一个高级别的军事会议，重点讨论红军的出路问题，这就是红军长征途中著名的“通道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说：“同志们，湘江我们到底是过来了，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今天开个军委会，讨论红军的出路问题，请大家谈谈自己的看法，有话摆在桌面上说，一旦形成决议，那是要无条件执行的。”

谁开头呢？会场上冷了一阵子，没人说话。

带病参加会议的李德见大家不讲话，心情烦躁，他第一个发言：“大家都不讲是不是，你们不讲我讲，红军的出路在哪里，我认为在湘西，那里有贺龙、肖克的二、六军团，我中央红军应该向湘西靠拢，在湖南、贵州、四川交界地区创建一个大苏区，以这个苏区为根据地，先发展壮大红军，而后再向敌人进攻。”

博古见大家不说话，他以总结的口吻说：“我赞同李德同志的意见，他的意见就是中央的意见，符合中央的既定方针，湘西根据地原来只有贺龙的红二军团，因人马太少后来改为红三军，肖克的红六军团过去以后，贺龙的红三军又恢复成红二军团，现在湘西有贺龙的红二军团、肖克的红六军团，两个军团加上我中央红军，三大红军主力握成一个拳头，不怕打不赢国民党的正规军。”

周恩来见李德、博古一唱一合快要散会，赶忙出来救场，他说：“李德同志、博古同志都讲了自己的意见，大家还有没有新的不同建议，抓紧时间，畅所欲言。”他把目光投向毛泽东，希望毛泽东发言。毛泽东和周恩来心有灵犀，彼此的目光短时间的碰在一起，感悟多多。

会前，毛泽东跟李德、博古在战略战术上意见相左已经是公开的秘密，红军指挥高层众所周知，此时他到不慌不忙地悠闲吸

烟，连支持他观点的洛甫、王稼祥也感到纳闷，心提到嗓子眼上。

毛泽东灭了烟头，望了李德、博古一眼，然后开始讲话：“我是一个无职无权的人，如有讲得不对请大家批评，刚才听了李德同志和博古同志的发言，中心是中央红军，要按中央的既定方针北上去与湘西的二、六军团会合，我本人反对，其理由有三：第一，中央决定中央红军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让中央红军喘喘气，我认为动机是好的，但效果不好。会合得了吗？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继湘江战役之后，蒋介石又在沅江沿岸调集了二十万军队，想让红军步湘江战役的后尘，在沅江消灭红军；第二，红军从江西撤退以来，湘江一仗损失过半，元气大伤，从人力、从装备、从后勤保障来讲，红军已经不具备再打大仗的条件，国民党军是国军，是正规部队，而红军的二、六军叫军团，听起来大气，名声在外，但总人数不及敌人的一一个师，敌人一个师有1万多人，我二、六师团不足万人，兵力悬殊是不争的事实。在湘江，敌人的兵力是26个师30万人，红军的兵力是8.6万人，仅是敌人的四分之一。在沅江，敌人的兵力是20万，红军兵力是3万，作战部队不足2万，如果我们一意孤行过沅江北上，100%要吃大亏，这是明摆着的事，无异于以卵击石，红军这3万疲备之师就此将会断送，这恐怕是我们在坐的各位都不愿看到的；第三，蒋介石最怕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所以才调集15个师的兵力围追堵截我们这3万残兵败将，妄图把中央红军消灭在北去湘西的路上，这是蒋介石精心编织的大口袋，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钻呢？不钻不行吗？为了不让中央红军走上这条不归之路，我建议中革军委收回成命，不要去湘西。”

博古不耐烦地瞟了毛泽东一眼，不冷不热地说：“你讲，不去湘西去哪儿呀？”

毛泽东：“我意去贵州。”